

播客翻红:我说什么你爱听,交出你的耳朵

在表达欲彻底消失之前,赶紧找一个出口把所有的东西留下来。

余冰瑶

互联网 大厂 员工李挺的时间,是被播客切分的。晚上9点之前当厂工,9点之后做播客。在李挺的生活中,播客的分量占据了50%。忙完工作,他与生活在其他城市的两位主播相聚线上会议室,制作一档名为《凑近点看》的播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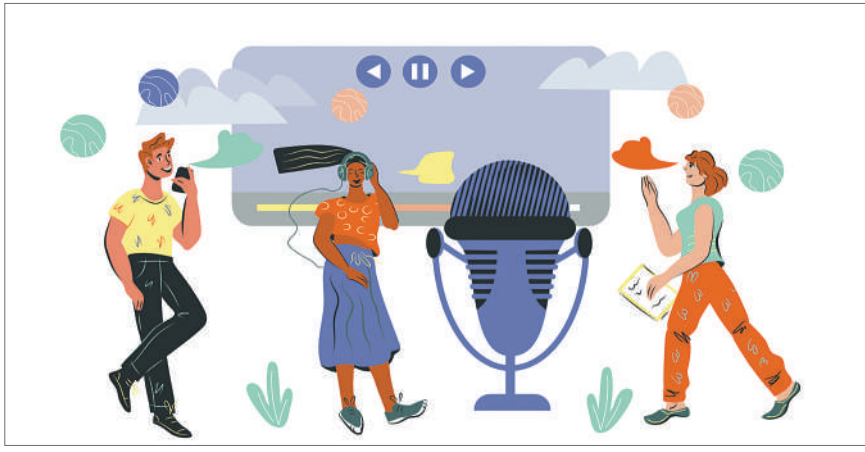
翻阅年轻人的媒介使用列表,播客身影频频,但相较于大众更熟悉的概念音频,播客依旧是个小众爱好。这个诞生于21世纪初的音频媒介技术,最初的命名源自于苹果公司 iPod 与广播(broadcast)的组合词(Podcast),最早的中文播客是2003年的《反波》。相对于有声书、知识付费音频等广义上的声音产品,现在主流讨论下的中文播客,更指向于基于个人化表达、输出某类观点的网络音频内容。

根据播客搜索引擎 Listen Notes 数据,截至2021年10月,中国大陆播客数量由2020年4月底的1万个增长为21915个。在2021年6月发布的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》中,播客入选2020年高频词汇范围。

播客的再度流行不仅令人好奇,在快节奏的当代社会,这些年轻人关注与讨论些什么,用长音频形式来传递和分享观点,魅力在何处?

给表达欲寻找一个出口

对李挺而言,最初进入播客创作领域的契机可以归结为7个字:青年危机



视觉中国供图

李挺发现,自己已经写不出来了。想在表达欲彻底消失之前,赶紧找一个出口把所有的东西留下来。

播客便成为这个出口。作为一档都市生活观察类播客,《凑近点看》节目选题来源于大家最“有话说”的生活热点。有一次李挺发现职场中做好领导向上管理,比自己努力更管用,而很荒诞的是,自己也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。这一系列职场和领导的讨论,作为平台主题系列播客的第三期,在小宇宙上获得了1.8万次收听。听众在评论区调侃:“这期真的好好笑,中国人一生的课题”。

在科技类播客《二维密码》主播王健飞看来,播客是一个强输出的媒介。它或许不用有特别严谨的逻辑,但需要主播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,否则评价不了,也没办法录播客。

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学博士王

专访

许鞍华:我不觉得拍戏会让人人都仰望你

电影就像一幅画,有很多颜色,每个人的观感不一样。有人说她傻,有人说她伟大,我不想附加标签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74岁的许鞍华,拍了一部原著小说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电影,这个搭配起初让人担心有点闷。而当她穿着紫色高帮帆布鞋搭配蓝色花纹袜子走进采访间,聊到自己一定要考虑观众观感,想知道观众看完后有什么感受时,所谓“文艺片”和商业片之间的藩篱,似乎开了一扇门。

最近上映的电影《第一炉香》,由许鞍华执导,讲述了女学生葛薇龙和姑妈梁太太、花花公子乔琪乔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。在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专访时,许鞍华说:电影就像一幅画,有很多颜色,每个人的观感不一样。有人说她傻,有人说她伟大,我不想附加标签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《第一炉香》的电影和小说,是两个不同的艺术作品,想表达的东西有什么不同?

许鞍华:我觉得主题是一样的,就是讲了一个奇情故事,重点在于如何表达。小说主要是姑妈、葛薇龙和乔琪乔三人之间的关系,且以葛薇龙为主。在电影中,我把关系分散了,表现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,一

张变形的关系网。而且关系还延伸到了其他人,比如,乔琪乔的爸爸和姑妈,女佣睇睇和姑妈,也保留了原著中姑妈和乔琪乔的暧昧、葛薇龙和乔琪乔的爱情。

这是一张有点堕落的关系网,但身处其中的人并不自知,还觉得自己很对,我不会去判断对或不对,只是表现。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殖民地的上层社会中可能是存在的,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常态。中青报 中青网:小说的背景设置比较复杂,有中西文化的碰撞、新旧势力的碰撞。电影在改编时,把目光集中在哪里?

许鞍华:我收集了很多资料。上世纪三十年代香港的香港,可以分为两个区域,一个区域是绿色和白色的,那是很多树和殖民地建筑;另一个区域是棕色调的,比如码头、贫民区。故事主要发生在上层社会,但也触及底层平民,比如睇睇就是从农村来的。影片没有刻意在社会阶层划分上做文章,但会体现这个信息。

关于中西文化,主要集中在乔家,乔琪乔兄妹的血统,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历史。但我们的故事没有集中在乔琪乔的身份上,其实如果这方面能再发展一下会更好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为什么把对白设计成普通话而不考虑更符合事实的方言?

许鞍华:《倾城之恋》他们说应该用上海话,一度让我很内疚,可是后来一想,其实所有电影的台词,一定是风格化的,就像《末代皇帝》全部讲英文,观众也能接受,因为大家都同意了那个协议,能看得投入就行。

是否讲方言,不是考虑发行,而是你要保持电影的完整性。既然张爱玲的那些台词对白不能丢,讲普通话是最好的。如果按

琦认为,通过播客进行观点分享和输出,也是被看见的一种方式。表面上看是表达欲被满足,其实是满足心底作为独一无二个体的自我价值。

当代社会提供了很多可选择的选项,有机会实现更多面的自我。王琦觉得,在八九个小时的工作之余,做播客可以满足部分人的心愿。即使你并不在意赚不赚钱,但是它能够满足你的兴趣,成为工作与生活的良好补给。

细而深的内容,大家为何爱聊爱听?

徐涛是播客音频制作公司声动活泼的联合创始人,播客《声东击西》曾入选苹果2018年度精选播客,在播客App小宇宙的订阅量超9万。

在《声东击西》的节目中,主播徐涛从事时评、社会热点、技术创新延展开,邀请业界专家深入讨论。比如,阿富汗面临的残酷政治现实、充斥着假新闻的社交媒体、毕业职场内卷、校园霸凌

照事实,乔琪乔全家讲广东话,姑妈和葛薇龙讲上海话,姑妈还用上海口音的广东话和别人交流,葛薇龙跟乔琪乔讲很差的广东话,那就看不下去了。我觉得导演应该多研究一点观众。我拍电影是给人看的,需要让观众看得懂我的作品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你觉得观众对《第一炉香》会有什么观感?

许鞍华:我并不希望观众能从中看出好多很深刻的道理。我觉得张爱玲之所以好,是因为她的深刻是让我们一看就能明白的,看完感觉啊!说中了(我),而不需要各种分析叠加。

其实我非常好奇到底观众会怎么看这个电影,也许会看谁比较漂亮,这无可厚非,看电影肯定是这个样子。而且不同身份的人看同一部电影,也会有很大偏差,可能导演满足了这一边,另一边就看不懂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很出彩,作为导演,你想描绘怎样的她?

许鞍华:和小说不太一样的是,我在电影中,对姑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,做了几场倒叙的提示。做完之后觉得,啊这也太女性主义了,但观众看了之后会更容易理解。观众需要知道姑妈有一个很压抑的过去,所以才有现在的那种要强、要控制,尤其是控制自己的命运。

电影是对于这个人物的描述,而不是对时代的控诉。电影中每个人物都是个体,不牵涉代表性。我希望观众看完之后,各有各的看法。如果太多的一致性,就变成机器人了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《第一炉香》的时空背景是民国时期的香港,主角以女性居多,这样的题材你不是第一次尝试,对你而言还

2016年,作为《第一财经周刊》美国驻站记者的徐涛与同事张晶做了第一期《声东击西》,主题是她们当时在做的有关美国大选的选题。徐涛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内容,用有观点的故事,带来高质量的信息增量。

播客赛道十分宽广,打开小宇宙App,从乌镇戏剧节到苏联白银时代,从《鱿鱼游戏》到《再见爱人》,从默克尔的隐退到如何在社交App上找对象,时下流行的热点话题、艰深冷门的小众知识转换为声音模式下的纵深讨论,在沉闷的日常生活中挑动人们的思维风暴,重塑互联网时代的精神乌托邦。

播客《壮游者》主播Yang则偏好人文旅行目的地分享,Yang每期邀请一位实地旅行的嘉宾对谈分享。我的节目不一定是如同专家授课一般100%的干货,我更希望做有趣的领路人,把听众领到窗口,推开那扇窗,更宽厚的东西还要等他们自己去探索。

年轻人对于深刻思想的对撞是有渴望的。王琦认为,在速食文化的环境中,大部分信息都流于表面,人们平时习惯了快速、高效的沟通模式,一件事一二三点迅速说完。两三个人聚焦于一个话题,进行一场态度正经、认真的深入交谈,这种场景格外稀缺。

而播客提供了一个环境。它给制作播客的人预留了一段时间,在这段单独切出的时间里进行深入交谈,双方都有着严肃的态度。听播客的人也会觉得,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可以来了解这样一个话题,聆听不同的内容。

碎片化时间里,播客达成某种神奇的平衡

与夺取眼球注意力的短视频有所不同,播客捕捉的更多是用户的听觉,碎片时间:独自开车、地铁通勤、健身房训练、家

务活,还有睡觉前半小时,在这些场景下,人们转而思考一个新的问题:或许可以听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?

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杨雅指出,相比于视觉,听觉作为单一感官通道的媒介,对于注意力资源的占用没那么高,能够多线操作于各种各样的场景,给予人们更多陪伴感和想象的空间。

于是,播客似乎达成了某种神奇的平衡。一方面,它为碎片化时间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新方式,能够让人们一心二用地获取想要的内容,性价比很高,但另一方面,动辄60分钟的长音频对于新用户而言,又是一个门槛,声音传递信息的效率并不高,甚至不如3分钟阅读一段文字版音频内容介绍。

在金融行业工作的播客资深玩家展浩认为,听播客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活动。尽管信息增量足够大,但大家也不会特意抽出一段时间当网课来听,只是想在不用眼睛的时候,获得感情上的共鸣,加上一点点理性思考或冷门知识。

王玮说:成年人太沉迷于某种投入产出。投入一分钟干一件事情,就想得到一分钟的回报,我花一分钟看了书,就希望能够记住这一分钟的知识。然而听觉本身效率不高,因此听众也不会给予它更多的希望。声音产品的低密度性、低侵扰性,恰好和用户的个体需求匹配,我此刻不需要高效学习,你给我一个不需要攫取太多注意力的信息提供方式。

除此之外,播客也满足了某种对生活的控制感。当代人在信息消费上,好像有操控世界的感觉。李挺将闲暇时听播客比作爸爸们一边坐在沙发打瞌睡,一边拒绝关掉电视里的《新闻联播》。在他看来,播客的内容能够带你脱离身处的学习、工作场域。无论是带你去权力场域、知识场域、历史场域或者是戏剧场域,任何小众文化的一场戏,哪怕你是要用它来做白噪音、专注于一件事情,它都能将你带离你现在的位置。



许鞍华

许鞍华:有时候会,要看妥协的是不是创作上的致命点。有时候你说要这样,摄影师说要那样,不看到成品我无法判断,就只能先瞎看来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纪录片《好好拍电影》有一集讲了你的日常,除了拍戏,你觉得自己生活中还有导演属性吗?

许鞍华:那个片子把我拍得太好了,我没有那么火力十足,我比较闷。当然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选择,看自己和别人看我也是不一样的。中青报 中青网:阅历的增长会对你拍电影带来什么影响?

许鞍华:我最大的变化是,我越来越知道电影的本质是什么,这一点我有信心。电影不是一个故事,而是用各种各样讲故事的方式让你投入片中心情。所以,表演不一定要这样演或者那样演,但你演的的时候没力气,就一定不行,就算你演一个快死的人,也需要有能量。看一个演员有没有能量,比看他的外形更重要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你对电影行业的未来乐观吗?

许鞍华:二三十年前刚开始有新媒体的时候,我们很沮丧,觉得学了二十年的东西一下子全变了,他们拿个DV就能拍,我们电影的仪式没了。可是我们要接受时代的改变,而且越多的人参与,创作会越来越来。虽然他们可能不要地位不保,但这个不重要。我不觉得拍戏一定会很有名、很有钱,人人都仰望你。

从《如梦之梦》到《曾经如是》,赖声川怎么看待时间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上海的上剧场外墙上,有赖声川写的一段话:剧场的绝对魅力,在于它的现场性。它的浪漫在于,它是生命短暂与无常的缩影。

因为疫情影响,今年第八届乌镇戏剧节开幕式,距离上一届已过去731天。赖声川说:700多天没有见面,但我的心一直在乌镇。没有它的时候,感觉更需要它。

这一届戏剧节的闭幕大戏是赖声川的《曾经如是》。该剧由郝蕾、张杰及以上剧场演员们共同演绎,6个多小时,带领观众一起从云南大山跨越太平洋来到美国曼哈顿,再到印度寻找“净土”,最终回到纽约,完成一段漫长的旅程。

超长戏剧,环形舞台,很多人会问,《曾经如是》是不是《如梦之梦》的姐妹篇?赖声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,认同了“姐妹篇”的说法,但又指出,两部戏外表上或许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比较,但内容是彼此独立的。

赖声川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:对于戏剧创作者而言,时间到底是什么?

赖声川说,他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在纽约看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改编自狄更斯小说的戏。6小时分两个晚上,看我能不能撑得住。两天看完了,我很开心,很舒服,观众们都觉得好像共同完成一件事,有一种共同进步的感觉,很过瘾。

在创作《如梦之梦》时,赖声川感慨,最初灵感降临时,他写了多达29页的大纲,是停不下来的。我自己吓了一跳,后来非常高兴,是因为我在学校里面做,没有任何商业的限制和压力。当时其他人对他唯一的限制是:只要晚上观众看完戏,还能搭乘公共交通回家就好。

赖声川坦陈,他不是故意要创作一部很长的戏,而是因为《如梦之梦》《曾经如是》本身的构思就很庞大。

我总觉得,作为创作者,时间是我们雕塑用的黏土。这个黏土是相对的,你这部戏让观众觉得长的时候,3分钟可以像3个小时。如果观众能够融入,时间就不存在,黏土消失了。赖声川说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一些观众觉得《曾经如是》像《如梦之梦》的姐妹篇,《曾经如是》有何创新之处?

赖声川:观众很容易把《曾经如是》和《如梦之梦》联想在一起,因为这两部戏有两个共同点。第一点是都有莲花池的观众席,观众坐在中间,戏绕着四边走,这是



赖声川

《如梦之梦》开创的一个方式;第二点是《曾经如是》很长。另外,两部戏开始的方式也很像,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姐妹作。在我心目中,这也应该算是姐妹作,但两部作品没有任何角色是相连贯的。

不少看过《曾经如是》的人跟我说,感觉它探讨的一些问题和思维方式比《如梦之梦》还要大。有人说看《如梦之梦》有看《李尔王》似的激情,看《曾经如是》则是看着《暴风雨》一般的宁静。我不同年龄写的不同的剧本,心情当然也是不同的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疫情对乌镇戏剧节的生态,以及戏剧本身会有什么影响?

赖声川:我觉得大家会更珍惜在剧场现场表演的话剧。不管是因为疫情,还是因为网络越来越发达,每个人都在看手机,当你越来越多地进入自己的小世界,越会感觉到跟人接触是多么重要。在大的公共场合跟真人接触,看到真人在说我们真人的故事,这种体验非常珍贵。这段时间让我觉得,我们没有什么改变,说好这个时代的故事就对了。观众自然会涌进剧场,这个是不会变的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你怎么看影视明星走进剧场表演戏剧作品?

赖声川:这些都是过程,我们在乎的是

这个生态的健全。对我来说,如果是明星来演我的作品,观众自己会看他称不称职,能不能撑起那个角色,这才是我们的标准。如果他不能,那我们怎么会请他演呢?

像《么么洞捌》的倪妮,大家看这部戏,已忘了她是一个明星,观众就是在看一部舞台剧里的一个舞台剧演员,一个多么厉害的演员,我们的标准是很清楚的,不会刻意去操纵这个市场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你参加的真人秀《戏剧新生活》,将戏剧搬到线上,这次戏剧节又回归线下演出,这是一种什么感受?

陈依妙:在成都大运会奏响Z世代国风音乐

实习生 马晓晴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

炫目的舞台灯光,节奏欢快的电子舞曲,伴着悠扬的二胡曲调。11月29日晚,在让世界听见大运会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(以下简称“成都大运会”)青春歌会上,伯克利音乐学院和成都高校大学生一起唱响的这首《锦城少年行》,点燃了现场的气氛。

这部作品的作曲是来自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中国学生陈依妙。我希望为大运会创作的首支国风歌曲能成为一种歌曲,无论你来自哪里,说怎样的语言,都能从中感受到热烈的希望与梦想。陈依妙说。

2020年11月,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启动歌曲征集活动,共征集到来自全球的2700余件音乐作品。经过大众网络投票和专家委员会多轮评审,歌曲《锦城少年行》成为20首成都大运会主题推广歌之一。

陈依妙说,拿到这个主题的时候,我想的是如何将音乐与大学生运动会相结合,所以选择用节奏的律动来表现大学生青春洋溢的感觉。

确定好节奏之后,旋律也跟着出来了。只用了一两天时间,陈依妙就完成了创作。歌曲将传统的二胡演奏、戏曲唱腔和流行的电子音乐结合起来,让中国传统音乐与流行元素碰撞出新的火花。

陈依妙出生于二胡世家。她的曾爷爷是演奏江南丝竹的民间艺人,爷爷陈耀星和爸爸陈军都是国内著名二胡演奏家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中,陈依妙渐渐长大,开始接触到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音乐。她尝试将二胡和西方音乐相融合,希望和爷爷、爸爸一样,创新二胡演奏曲目,创作出属于Z世代的国风音乐。

在一次次尝试中,她发现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现代音乐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比如二胡是五声调式,爵士音乐也是一样的,两者在音阶方面有相似之处。同时,二胡的声音和音调也非常适合演奏爵士乐,那我就可以用二胡演奏一些爵士乐的曲调。

在陈依妙看来,传承上千年的中华传统音乐,在不同的时代散着不同的魅力。爷爷在战争年代用二胡创作、演奏军事题材的音乐。爸爸结合了西方一些音乐,用二胡演奏了很多小提琴作品。我也应该创作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。民族音乐的基因就埋藏在我们的血液里,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闪光点发掘出来。

中国传统音乐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一直都在。陈依妙说,在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校园中,她希望把二胡介绍给世界各地的同学。

陈依妙说,随着更多传统音乐的传承人走向世界舞台,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了解和学习中国传统音乐。她希望能够创作更多让大家喜欢的音乐作品,更广泛地传播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文化,让中国音乐成为全世界流行的音乐语言。

成都大运会期间,全球各地的大学将到中国、到成都,所以我想创作一首符合世界各地年轻人听觉习惯的歌曲。陈依妙说,成都大运会不仅是一次体育竞技,更是一场全球青年的文化交流盛会。

在这个国际化的舞台上,她希望将二胡的演奏和前卫、流行的旋律相结合,向世界各地的青年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特太不可思议了。《戏剧新生活》跟一般的综艺不同,它没有一种互相残杀的竞争感,反而鼓励大家合作,结果做出这么精彩的作品。虽然我们两年没有办戏剧节,但录节目时我出现在乌镇,感觉跟乌镇的联系还在。我跟黄磊说,节目中这些戏一定要请到戏剧节来。观众虽然在视频平台已经看过这些作品,但在现场看,震撼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今年有脱口秀演员来乌镇戏剧节表演剧目,这算一种跨界演出吗?

赖声川:我觉得这不能算跨界,戏剧的包容性很大。我们是从艺术层面上来看待戏剧作品的,如果是纯娱乐商业性的演出,我们就不会去接受。我们今年自己跨出的一步是开始做舞蹈剧场,以前是没有的。以前我们戏剧节没有戏曲,没有舞蹈,现在慢慢开始有。每年我们谨慎地扩大,但不敢扩大。

中青报 中青网:你的作品体现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,这些作品是否能回答你心中提出的问题?

赖声川:几十年来,我一直保持好奇心在做各种新尝试,比如《如梦之梦》《曾经如是》的莲花池,观众席,大家都觉得新鲜。我希望回归一些最基本的东西,那就是剧场的仪式感。人类为什么要看戏剧,这和人类的仪式有关,和疗愈有关。

《如梦之梦》《曾经如是》整个大环境非常绚丽、非常多元,但每一项都是演员对着观众说一个故事,就是这么简单。剧场的魅力和魔法也这么简单,最重要的元素是观众,是观众的想象力。你能够带动观众去思考、感受一些他(她)没有感受过的东西,这就是剧场的真谛。